

“尬舞”在尴尬中“退潮”

曾在郑州红极一时 因扰民等问题不断被劝离
如今网上关注度锐减 不少尬舞者选择离开

手机屏幕内外，一头是极度夸张的演绎，以及渴望成名的企盼；一头是收获名利的传说，却在风头过后遇冷。这是郑州“尬舞者”的现实写照。

“尬舞”因其动作怪异，自诞生起就备受争议，而在被称为尬舞界“红毛皇帝”的顾东林看来，这是一种糅合了多种舞蹈类型而“自成一家”的舞步。

尬舞因直播而兴，一批尬舞者因直播而名利双收的传说，又刺激着更多人加入这一群体中。与之相对的是，扰民、影响市容的投诉，使得管理部门不得不加大对这一活动的管理和限制。

尬舞者与城市管理者之间的博弈之下，围观者渐少，收入锐减，让不少尬舞者选择离开。这个由关注衍生出的群体，目前正在逐步缩减。

成名

一段尬舞视频曾点击过千万

郑州人民公园一角，音箱里传出轰鸣的音乐声，重低音打着节奏，顾东林合着拍子，眼睛微微闭起，双手环抱胸前，随性地大幅度摇摆，红发在风中凌乱。一些舞者陆续加入。其中，有人跳舞时像在撒化肥，有人像触电，也有大妈跳舞时手指比“双枪”，还有人因为五官长得像猴子被人记住……

这是半年前，郑州人民公园里最常见的“尬舞”现场。染着一头红发，56岁的“红毛皇帝”顾东林，介绍自己是郑州“尬舞”的创始人之一。“‘尬舞’没叫‘尬舞’之前，我已经在公园里跳了十多年。”

顾东林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，在旁人看来肢体动作夸张的舞姿，是他结合爵士、交谊舞、水手舞等舞蹈的经典动作糅合而成，“自成一家”。“都是年轻时在迪厅跳舞时学的，后来迪厅收费越来越贵，就到公园里跳了。”

2016年6月，一段众人跳舞的视频被传到了网上，视频拍摄者给他们的舞蹈取名“尬舞”。顾东林直言，第一次听

到“尬舞”这个名字，不太喜欢，“是尴尬的意思吗？”对方解释，“尬舞”有斗舞的意思，顾东林这才接受这个名字。

随着视频热传，郑州人民公园里的这个“跳舞场”里，来“尬舞”的人越来越多，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围观的人群中，不会“尬舞”的年轻人二强，从这场热闹里，第一个挖掘出商机。最开始，他拍摄尬舞者的视频，而后在平台上直播“尬舞天团”的跳舞现场。这让他直播平台上迅速涨粉，如今粉丝数量已经破百万。最火爆的时候，二强直播一场尬舞，在线观看人数能达到上万人，相关视频的点击量轻松破千万。

“尬舞”彻底“火”了。“红毛皇帝”顾东林最直观的感受是，有深圳的粉丝，打“飞的”来请他吃饭，看他跳一场舞，再打“飞的”回去，还有坐高铁从北京来的粉丝，“全国各地的都有”。除了红毛皇帝，也有冲着双枪老大妈、化肥、电王、猴子、少林、长发女、妖娆姐来的……这些都是网友根据他们的舞姿和外形特征起的外号。

博弈

逐利和不断被劝离的“尬舞天团”

“靠直播我们尬舞，红火的时候，二强一天至少能挣1万块钱。”尽管二强从未承认过这一数字，但顾东林告诉北青报记者，尬舞团的人“都知道”。激增的粉丝量，直播间的网友打赏带来的直接利益，刺激着每个尬舞者的神经。

原本是自娱自乐的广场舞，掺杂了粉丝和利益后，变得不再纯粹。他们开始注册自己的账号开直播，但粉丝数量和网友刷来的礼物，远远低于最先发起直播的二强。

为了吸引直播间的粉丝驻足，“尬舞天团”的成员们开始力求“创新”。一时间，抽筋舞、打架舞、指人舞等各类舞姿层出不穷。随之而来的，是周边和网上越来越多的指责声。

“低俗”“炒作”“看着让人尴尬”，有当地市民面对镜头采访时直言。今年4月初，原本没做太多干涉的郑州人民公园园方和相关执法部门，出面劝离这些尬舞者。“一开始让我们暂停几天，但后来就没再进了。”一名尬舞者这样回忆道。

对此，郑州人民公园园方工作人员对北青报记者解释，叫停尬舞，主要考虑到参加尬舞的人比较多，“围观的市民更多了，增加了践踏公园内草坪和花草的现象”。同时，由于人群集中，有小偷趁机进行偷盗，还出现了吵架等一些治安案件；此外，现场一些人通过网络直播尬舞盈利。

失去郑州人民公园的大本营，尬舞

者和他们的直播间，开始向周边迁移。与此同时，曾一度超过50人的“尬舞天团”，内部出现分裂。“四分天下。”顾东林笑称。迁移过程中，红毛皇帝和大雪、双枪老大妈、二强、少林、四支“尬舞”主力，带着各自的团队，占领了郑州人民公园外的金水河两岸，并一度让这条河岸边的狭窄小道成为“网红一条街”。

在网红一条街上，几乎每一场“尬舞”直播，现场都被五六百人围得水泄不通，拥挤着来拍照和录视频的人群，不亚于看到明星出场，有的围观者甚至爬到树上去看尬舞。网上的粉丝热情更甚，最直观的体现，是直播间源源不断的各种“礼物”。而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红，以及想成为网红的、穿着奇装异服的人群，纷纷来到这里“朝圣”“蹭热度”。

顾东林回忆，他们在这里一直跳到6月份，之后被劝离。顾东林没有谈及被劝离的原因，但多段视频和此前的报道显示，曾有两支尬舞团队成员，在这里发生过肢体冲突，而为了博眼球，还有两个团队的尬舞者曾跳入金水河，在污水中一边疯狂摇摆，一边直播。

转战和被劝离，一直叠加出现在这些尬舞者的生活中。“尬舞一条街”被封后，他们相继去过紫荆山公园、紫荆山立交桥附近小公园、人民路与太康路三角公园、商城遗址城墙边上的空地，以及郑州火车站西广场。这些新的尬舞地点，都在郑州人民公园附近，呈环状分布。



郑州“尬舞”曾经异常火爆



因扰民问题“尬舞”一条街被封

遇冷

热度消退 很多人选择离开

紫荆山公园工作人员告诉北青报记者，7月初，尬舞的人群来到了紫荆山公园。随后，他们便收到居民的投诉，反映公园内的尬舞过于低俗，也影响到了居民的生活，因而叫停了跳舞的人，“他们太吵了，我们就在公园里放了一块牌子，写了不能在公园内跳‘尬舞’，差不多7月底他们就走了”。

郑州市二七区城管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告诉北青报记者，此前有不少市民对“尬舞”团体进行过多次投诉，所以叫停了辖区内的“尬舞”活动。工作人员称，由于不能对“尬舞”进行强制处理，所以只能对他们进行劝阻，“如果有市民投诉，我们一定会去管的，如果在公园内，也会有园方来管他们”。

郑州火车站地区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则表示，暂时还没有接到周边市民的相关投诉。“辖区综合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定时定点在广场上进行巡逻，如果跳广场舞(尬舞)的这些人，音乐声开得很大或者其他的扰民行为，会有执法人员对他们进行劝阻。但这毕竟不属于违法行为，主要以劝阻为主。”

屡遭质疑和劝离后，一些尬舞者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。近日，北青报记者联系到二强时，他回复称自己已经“不跳(尬舞)”了。一些尬舞者透露，二强打算开一家传媒公司。直播账号上的信息显示，目前，二强带着包括“猴子”在内的尬舞团成员，在进行全国各地的“联谊行”。

“红毛皇帝”顾东林也曾于近日对媒体表示，他重拾自己理发店的生意，“干回了老本行”。他坦言，尬舞不再像今年上半年那么红火了，“以前开直播，在线人数上千人是常有的，但现在只有几百人。在

户外直播尬舞，还不如在家跟粉丝聊天时人数多，还有不少粉丝说我们跳的舞他们看腻了，要求创新。粉丝刷的礼物，少了一半还不止”。

现在的双枪老大妈，没有了规模化的团队，通常在公园里“单打独斗”，跳舞时的围观者和直播间的粉丝寥寥。少林的团队人数虽不少，但直播时的围观者稀稀拉拉不过几十人，每到一个新地点开直播，没过几天便在周遭市民的投诉中草草收场。

“红毛皇帝”顾东林告诉北青报记者，尽管新鲜不比当初，但他没有放弃尬舞和直播。他和大雪现在的团队有15人，其中有“尬舞天团”元老级的成员化肥、电王、长发女等人，也有新收的徒弟——彝族三兄弟等人。

谈及对尬舞的坚持，顾东林说得最多的是“喜欢跳，自己开心就好”，但很多人认为，他们仍不断从中获利。顾东林直言，成为“网红”后，他和团队成员曾被邀请参加一些饭店的开业现场，或者给别人的婚礼助阵，“参加一场活动，通常都是一小时左右，每个人能分到两三百块钱”。而直播带来的盈利，他自称“只能管住几个徒弟的吃喝和住宿”。他给北青报记者算了一笔账，现在直播“尬舞”，在线观看的粉丝数，多的时候能有2000多人，少的时候只有几百人，“刷礼物的人多，能挣个1千多元，少的时候能顾住直播时的一两百块钱流量花费就不错了”。

如今，曾经在网红红极一时的尬舞，其热度正在慢慢消退。围观者渐少，收入锐减，让不少尬舞者选择离开。这个由关注衍生出的群体，目前正在逐步缩减。

(张雅)